



项羽魂归何处

——项羽生、死、葬、祭之地初探

孙汝龙

项羽之生——将门出虎子 时代造英雄

《史记·项羽本纪》开篇曰：“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公元前 232 年，项羽在下相出生，幼年丧父，跟随其叔父项梁长大成人。公元前 223 年，楚国被秦所灭时，年仅 10 岁的项羽便随叔父项梁，离开家乡外出避难，其他项氏族人大都各奔他地，留下的也不得不改名换姓。目前，宿迁本地只有规模较小的两个项庄。年近百岁的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朱项庄村民项超把项氏家谱给他儿子并介绍说，“从家谱记录来看，我们就是项羽的后代，但只是记录近几百年的家谱，两千多年前的世系就知道了。”

自秦置下相县，历经汉、西晋，至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在下相县东南六七十华里处又置宿豫县（城址在今宿城区郑楼镇大碾村）。下相县与宿豫县并置达 145 年。下相县共置 327 年。项羽出生时，下相县置已 9 年，因此历史记载其为下相人也。唐代宗宝应元年





(762年),为避皇帝李豫名讳,遂改“宿豫”县名为“宿迁”,即“宿豫县城迁移”之意。

《江南通志》据旧志传说,项羽生于下相梧桐巷,1960年该处确有古桐数株,现在还有古槐一株,相传为项羽手植,树干多次枯而又生,饱经沧桑2200多年。

项羽的出身和所处的时代造就了宿迁这位盖世英雄,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史传典故。如:才气过人,拔山扛鼎,取而代之,先发制人,亡秦必楚,破釜沉舟,以一当十,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楚河汉界,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所向披靡,无颜见江东父老,等等,在这里不再表述。

项羽之死——宝马赠亭长 头颅送故人

历史书中有关项羽的描述已很详尽,但由于项羽临终时是在逃亡过程中,从灵璧、渡淮河、至阴陵、陷大泽,走的是一条弯曲的路线。且客死他乡后,汉将为了邀功,抢夺了项羽尸首,尸体最终被分为5块。因此有关他的遗迹散落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和浙江等许多地方,在遗址文物建设和保护上没有能够达到和项羽历史地位相匹配的程度,令人惋惜。所以,虽然项羽死后,由于他的成就令人赞叹,事迹脍炙人口,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盖世英雄,但从他的丧葬规模和遗迹被重视程度看,项羽仍是夕阳荒冢,寂寞英雄。

关于项羽之死,《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他“宝马赠亭长,头颅送故人”视死如归史诗般的英雄故事。公元前202年,项羽垓下被





围,率 800 骑出逃,到达今天的安徽省和县乌江渡口,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此时,从双方谈话的内容分析,追兵还远,项羽本可以在亭长的帮助下,渡江后跨马东去,卷土重来,而他却选择了把马赠送给乌江亭长,“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

导致赠马的根本原因,是项羽从“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的瞬时的思想转变。项羽不想渡江了,从被围后的慷慨悲歌、到埋葬告别美人虞姬、带八百将士溃围出逃,到赠马乌江亭长,项羽的思想斗争是持续不断的:既有迷失道路后被所谓“田父欺骗”,错陷大泽中,身边只剩 28 骑,被数千骑汉兵紧追时候的“自度不得脱”,也有他“快战”胜利后所验证的“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感叹。而这瞬间的抉择,与他曾经战场的辉煌、功成名就的骄傲、对大势已去的无奈(大王意气尽)和顺从所谓天意的愚昧以及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大仁大义的品德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渡不渡江,他一直是在模棱两可之间,而亭长的一席话最终让项羽下定了决心。在决战前,项羽将自己的坐骑送给了亭长,作为对爱戴并想帮助自己的忠厚长者的报答,体现了他一生恩怨分明、知恩图报和善良豪侠的天性。“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我们无法去评价项羽的顺从天





意的愚昧,因为当时大家都信天命,不独项羽一人。

项羽死得惨烈。说他死得凄惨,就是项羽死后没有一个完整的尸体,他的尸身大致被分为五块。史书还明确记载了汉兵将他的头拿到鲁国都城(即今天的曲阜),作为招降鲁人的信物。说他死得壮烈,《史记·项羽本纪》有传神的记载: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项羽是个很重情义的人,当他处在决定要自杀身亡的悲情时节,猛然看到了曾经跟随自己、而后又投降刘邦的故人吕马童,他竟然在刹那间突然决定,用自己的头颅,给故人一个立功受赏、荣华富贵的机会,这是何等的宽宏大量,何等的义薄云天!

楚汉相争的重要人物西楚霸王项羽从垓下突围后南驰,最后自刎于乌江。这本是史学界的共识,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计正山的第一篇研究文章《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最早对计文的论证给予关心和支持。2007年冯其庸先生于国内权威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2万多字的大作《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提出项羽死于东城之说。从而引起全国乃至日本研究秦汉史学专家们对于“项羽死地”的关注。

但近年来,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却在学术界引起争议。2009年底,各路史记研究专家汇聚北京师范大学,召开“项羽自刎乌江学





术研讨会暨《乌江论坛》出版座谈会”。与会学者从事件缘起、文献解读、方法评议等方面对冯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与会者通过梳理自古至今的各种文献遗存、口碑史料，对文献考释进行分析比较，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绘制出详细的地图，最终得出项羽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说是可信的。与会者还指出，近年来有关项羽自刎之地的争论，不论其对错，对于推进《史记》、《汉书》及相关的研究来说，都不是坏事，但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必须慎之又慎。

2010年5月，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项羽死亡之谜》一书，作者计正山先生在解读历史时采取了史书记载、历史遗存、民间传闻外加情理分析这种3+1思维方式，也许这将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和视角突破。

项羽的死无疑是体面的，有尊严的，充满了贵族气质的，是英雄主义的，但同时也是悲怆的，千百年之久都不能让正直的人们释怀的。

项羽之葬——身首分异处 夕阳照荒冢

项羽死后，究竟归葬何处？关于项羽墓葬，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项羽墓位于山东东平县（故谷城北）。《史记》、《资治通鉴》、《水经注》等史书均认为其所葬地为谷城，即今东平县旧县乡三村。《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





以鲁公礼葬项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在山东东平县旧县乡三村东侧高地上,项羽墓区被三面群山环抱,南有汶水之波,北有钜山之秀,景色优美。墓前有清代宋思仁所刊残碑一方,上有碑文曰:“楚霸王墓。一剑亡秦力拔山,重瞳千载孰能攀。秋风蕉鹿行人憾,汉寝于今草亦斑。……王之墓有二,一在和州之乌江,至和时,见古木苍郁,庙寰□□,郡民祈福者日踵接焉。余以感王之英雄盖世,宜于威灵苏濯也。戊申之春,余来守汶阳,过谷城,见村碑苔藓,古冢□□。询诸土人,亦为□(霸王墓。凄风瑟瑟,曾舞而过……”,字体为行楷阴刻,颇有宋代瘦金体风韵。

第二种说法是:项羽葬在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凤凰山,霸王祠也称项亭、项王亭、楚庙、项羽庙,公元前 202 年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于此。当时就墓葬了项羽的“分裂之余”即残骸和血衣,故称“衣冠冢”。后人于此建亭祭祀,人称“项亭”。历代屡经修葺与扩建,有正殿、青龙宫、行宫、水灵宫等共 99 间半。传说皇帝方可建祠百间,项羽虽功高业伟,但终未成帝业,故少建半间。殿内有项羽、虞姬、范增等人塑像并有石狮、旱船、钟、鼎碑等文物。殿内刻有女书法家李圣和书写的杜牧《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和王安石《题乌江项王庙》:“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两块诗碑。

另外,位于安徽灵璧县东 15 里建有虞姬墓和定远县东南 30 里处的二龙乡谭村建有嗟虞墩,又名虞姬墓,相传,虞姬首级安葬于此。





第三种说法是项羽葬在曲阜，该墓叫五泉庄墓，俗称“霸王坟”，乾隆版《曲阜县志》记载：“在鲁城东里许，俗称为霸王冢。”孔继汾编纂的《阙里文献考》记载：“曲阜城东北有古冢，俗名霸王头，相传为项羽首处云。”

那么，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墓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赞同依据最早的史料探讨真正的项羽墓，而最早的史料就是《史记》和《汉书》了。《史记》记载：“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汉书》记载：“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穀城。”说明项羽葬在谷城。笔者认同谷城的项羽墓为头葬墓，而项羽的尸身和血衣可能葬在安徽和县的项羽墓中。

项羽之祭——侠骨柔情气 神威万古扬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两千多年过去了，项羽的英雄形象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他是一位震铄古今有血有肉的盖世英雄。

千百年来，不论中外政要、文人雅士，还是平民百姓，都以不同方式评价议论项羽的功过是非、褒贬得失，作为项羽的家乡宿迁人，更要深入挖掘、传承项羽的可取之处和人格魅力。同时，不少地方还有“项羽祭”这一独特的祭祀文化现象。

江苏有四地与项羽有关的建筑文物、景区，一是宿迁的项王故里景区、霸王举鼎雕塑、项王（黄河、运河）大桥、古楚大桥、楚街等。二是苏州阊门，为古吴中，秦会稽郡治所在地。项羽曾在此广泛结交青年朋友，发展抗秦队伍。三是徐州的戏马台、西楚故宫、白云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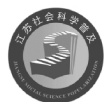


和九里山古战场。戏马台位于徐州城南的户部山(古称南山)。项羽定都彭城后,在此构筑丛台,以观戏马、演武和阅兵,戏马台内有南山亭、楚室生春院、秋风戏马院、霸业雄风鼎和人杰鬼雄石等。历史上,戏马台与苏州园林、南京六朝石刻并列为江苏“三宝”。四是无锡项王庙,位于无锡蠡湖景区的万顷堂,有与项羽避仇典故有关的遗迹项王庙、美人崖、驻美亭景点等。

山东有四处与项羽有关的祭祀文物。一是定陶的项梁墓,位于定陶县城东北 2.5 公里,南北长 130 米,东西宽 52 米,占地 10 余亩。二是东平项羽墓(见上文)。三是曲阜霸王坟。四是青岛霸王寨,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东南石门山太和村,海拔百米。相传,当年项羽攻打齐国、大战城阳前,曾与范增及武将桓楚、司马欣、蒲将军等幕僚一起,在这里商讨攻打齐国城阳战事。后人叫“霸王寨”,寨上原插桩柱、建帷幔的寨栅橹窝犹在。

安徽有四处与项羽有关的文物。一是和县乌江镇的“霸王祠”——西楚霸王灵祠。二是灵璧县东 15 里的虞姬墓。三是定远县东南 30 里处的二龙乡谭村嗟虞墩,又名虞姬墓。四是固镇的垓下遗址。

浙江有五处与项羽有关的文物。一是长兴顾渚山上的霸王潭、山下的霸王湖,潭旁设有项羽饮泉、亭、桥、碑记和高约 2.6 米的汉白玉石雕项羽全身像。二是湖州弁山上的遗迹,该山位于湖州城北 9 公里,海拔 521.5 米,为项羽在江东时驻兵之地,山上存有走马埭、饮马池、系马石等遗迹。三是湖州古代霸王城城墙和项王公园。据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根据史料介绍:“这城墙可能是秦末项羽湖州起兵反秦时所建的项王城(即子城)的东城基,秦二世继位后,项羽在太湖南岸起义反秦,为便于操练兵





马,选中苕溪交汇处的江渚汇东北筑城屯军。城周1里367步,东西237步,南北136步,城墙高筑,四周开城壕,史称‘项王故城’,又称为‘子城’。”位于湖州市城北大桥与飞凤大桥之间的奉胜门项王公园,面积2.64万平方米,于2010年2月9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游人开放。湖州人民为了纪念项羽,拆掉了城北大桥,在北门原“霸王门”地段新建了奉胜门、项王长廊、项王码头、项王公园,还建了项王高大神威的塑像,以供人们更多地了解西楚霸王项羽。五是绍兴的项王庙,项王庙在会稽山北麓,屡毁屡修,历经兴废,有西楚霸王享殿、项羽藏宝处等遗迹。

陕西有一处与项羽有关的文物。即西安市临潼区鸿门宴遗址。鸿门内有一平台,台中是当年项羽设宴招待刘邦的地方,后人谓之项王营,位于临潼区城北约10公里处的新丰镇鸿门堡村,营中有项羽上马石、项羽井、对弈台、汉代厕所遗址等。

河南有一处与项羽有关的景点,即灵宝市函谷关遗址,函谷关位于灵宝市北15公里处的函谷关镇王垛村,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河北有两处与项羽有关的遗址。一是巨鹿县巨鹿大战遗址。二是荥阳楚河汉界古战场风景区,荥阳广武山有鸿沟遗址、汉霸二王城、城门洞、遗址碑、乌骓马雕塑、项王街、霸王别姬雕塑等。

项羽战斗过的地方,留下的文物景点自不必说,甚至没有去过的地方也有祭祀项羽的庙堂,让人看到了一个流芳百世的神威形象。

一是福建长汀的霸王庙,位于长汀县濯田镇,庙里的香火不断,到这里祭拜者络绎不绝。霸王项羽是琅琊王与太原王共有的神,当地民众将项羽视为神灵,称其为“公爹老人”或“老爹爹”,现在每年两次(正月十五元宵和二月初二)举行隆重的游神仪式,祈求





项王神庇佑百姓、为民造福,以便趋吉避凶、吉祥如意。在濯田,普遍得到信仰的神明是西楚霸王项羽。霸王崇拜主要盛行于王姓和外来小姓的民众之中,在这块小小的地方,有“五庙六霸王”之说,即五座霸王庙供奉六尊霸王像。

二是台湾云林的项王庙,又名龙宝殿,位于云林县水林乡水南村埔尾路 59 号。明天启元年(1621 年),当地许姓先祖许祥,仰慕项王神威,乃由大陆奉请项王木雕金身渡海去台奉祀。因项王时有显赫,威灵广被,许姓后人及当地士绅,便建造一座项王庙祭祀,也是全台唯一以项羽为主神的庙宇。

深入研究项羽文化,倡导人的体面与尊严,倡导社会的和谐与诚信,倡导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是我们的应有之义。生在宿迁的项羽离开宿迁人民已经两千两百多年了,不论项羽死在何处,葬在何方,他的英雄形象会永远留在家乡人民的心里。

(本稿由宿迁市社科联推荐)



孙汝龙,1966 年 10 月出生,江苏沐阳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共宿迁市宿豫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社科联主席。兼任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法定代表人、《项羽文化》主编,《宿迁日报》专版栏目《宿豫人文》总策划,宿迁市创业文化研究会、宿迁市杨泗洪研究会理事。1995 年以来一直从事思想文化、理论社科、地方人文研究工作,先后公开发表论文和调研报告多篇。

